

六月裏的杜鵑

羅 皚 嵐 著

5



代書局 印行

796395

42.5

六月裏的杜鵑

羅翯嵐 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FUDAN 0220000058903H 复旦图书馆

1929, 4, 15, 初版
1932, 10, 25, 再版
2001—3000册

分店

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
福州 廈門 杭州
開封 鄭州 南陽
九江 成都 汕頭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者 羅 皚 嵐

實價三角五分

六月裏的杜鵑

目 次

高瓦爾大夫.....	1
蕙靈.....	9
嚴寒中的春意.....	19
誘惑.....	29
老博士.....	37
秋風.....	49
阿銀哥.....	59
一位筆客子.....	71
離別的那一晚上.....	79
中山裝.....	93
公侯萬代.....	109

高瓦爾大夫

我底嘴上生了一個小瘡，起初不過癢，後來竟腫痛起來了。我和松說：“不好，這非去找大夫不行。”但是松說：“找大夫得當心點，本校底大夫是‘無病能生病，有病治不好病’的。”

這使我躊躇了一會兒，但終於踏上了醫生之門。

我剛推開醫院底門，迎面坐着一位聽差，問我找誰，我說了找高瓦爾大夫，他遞給我一根紅籌，我一看上面的號碼是十三，不禁吃了一驚，那位聽差以為我是新來的不懂醫院規矩，承他好意告訴我

說：“這往東過去便是高瓦爾大夫底門，進去之先要敲門的。”

我走過去在門上敲了兩下，裏面有一個重濁帶顫的聲音說：“Ca'm！”我便知道高瓦爾大夫的確在內了。

推開了門，高瓦爾大夫正在收拾他桌上的東西，向我看了一眼，眉頭上縐紋根根聚攏起來。他順手從旁邊取過一本拍紙簿，右手握着一根銀管鉛筆。他又向我望了一眼，這次特別注意到我底頭上，我疑心有誰使促狹在我底瓜皮小帽兒上面加了一個草圈，才使我們底大夫這樣注意，全身顯然不自在，好像一條冰冷的蛇兒，從頸後順着脊梁一直爬到脚跟。

“Number？”

“三百二十五！”我髣髴身在陰司，和閻王爺在對簿似地。

他在紙上寫了325，又問：“甚麼病？”

“唇上有小瘡。”

他並不注意我底嘴唇，却很注意我底老藍棉

布罩衣，從我頸下那粒紐扣一直望到腳下，又望到我底兩隻衣袖，我心裏惶惶然感到不安。一個冷噤，我全身的骨頭都覺得冷森森地。我也跟着看我自己底罩衣，除了有些地方被洗衣人由藍色洗成一條條的淡青色外，找不出別的甚麼奇蹟來。

閱過了我底衣服以後，他在紙上畫了幾個字，撕下來往旁邊一放，鉛筆跟着也橫在紙上。我這時忽然靈機一動，不待他解說，知道這就是我底藥方。於是輕輕移開了他底鉛筆，拿了紙，又偷望了他一眼，見他正在正襟危坐地翻閱一本袖珍聖經，這才放心大胆溜了出來。

我從所謂‘藥弓’取了藥出來，這晚就把藥擦上，起初像小蟲在皮膚上爬走，後來如針刺，如刀割，如火燒，直痛了我一晚，第二天早上一照鏡子，我底上唇更加紅腫了。

早晨忽然刮風，天氣冷得算是可以了，我底棉袍已抵當不住外面的風寒。上過了兩堂課，又到醫院去找高瓦爾大夫。路上的風沙吹得不見天日，走路都走不穩，馬路上盡是吹斷了的柳枝，圖書館前

的通告板倒在地下，操場上的長靠椅也都吹倒在一旁。

我咬緊牙鬥着風走到醫院，迎門不見有聽差，那聽差坐在遠遠的壁角裏看小說。他見了我不問：“找誰？”而問：“先生，幹嗎？”

“找高瓦爾大夫的！”我有點氣了，到醫院自然是看病，難道我冒着大風來玩兒不成。

“喝，明天來吧，”

“大夫不是今天辦公嗎？”

“先生，噯，這大風天大夫能上這兒來嗎？你不瞧瞧今天風刮的多大呀！”

我無言地冒着風沙又跑回來，心中不住地祝禱上帝，願上帝照臨這園內的衆子民，願他們今天千萬不要生病——尤其是像我們底新校長那樣的血充腦一類病，就是他們命中注定要生病，也等風沙定了再說。

在風沙平定過後的第三天上午，我底腳又踏進醫院底大門，迎門坐着的仍是那個聽差，我照例拿了一根籌碼，照例聽差囑咐我先敲門，我照例地

走進了高瓦爾大夫底房門，高瓦爾大夫這次却不以照例的眼光來打量我。

他一見我，便和顏悅色地說了一句：“早安！”

我雖然照樣回了一句，但給我的不安依然和上次沒有分別，從腦上一個冷噤直打倒腳跟。

“你有甚麼病要看？”這不但在字面上比上次的‘甚麼病’來得溫雅得多，就是他那眉頭的縐紋也逃得無影無踪了。

“嘴唇上有點小毛病。”我更加不自然起來。

“幾時起的？”他用手指按住我底下唇看了又看，才問我這句話。

“前天才有的。”我不敢說出我曾經找他看過的話。

“有熱沒有？”

“沒有。”

“有時候因為發熱，也生這種東西的。”他像對我解釋病理，臉上的筋肉鬆緩得像馬上要掉下來一般。“看看你底舌頭怎樣？”

我伸出我底舌頭，他把眼鏡往上聳了聳，看了

一會，比上次看我底棉布罩衣還要仔細。

他問了我底學號，用那隻銀管鉛筆在拍紙簿上又寫起來，一邊寫，一邊和我閒談，嘴唇邊的微笑，沒有停止過，但給我底全身的不安，只是有加無已。

“學過拉丁沒有？這紙上的藥名全是拉丁，這就是Hydrogen，這就是Sulphur，拉丁是不可不學的，在我們美國，從小就要學會拉丁的。你將來打算學甚麼？文學？那更應學拉丁。”他寫完看了看，馬上又塗掉，另行寫起。“我想這藥太強烈了，用不着，另外開兩樣給你，拿去擦擦看，過兩天不好，再來找我。”

“這病不要緊吧？”我斗胆地問了一句。

“哦，不要緊的，有一種圍着嘴唇生的，那就簿於診治了，你這個是不要緊的。”

我拿了藥方剛要走，高瓦爾大夫忽然說：“你這身洋服不壞呀，甚麼地方做的？”

“上海。”

“花了你多少錢？”

這使我難於答覆了，因為咱們是‘大學生’眼中的特殊階級，照往年‘未出先洋’的成例，上海恆康洋服莊特派人趕到北京來作這筆賒賬賣買，洋服上身了半年，甚麼價錢我還鬧不清楚呢，只好含含糊糊答應了他一個數目。

我走了出來，一摸頭上，光滑滑的，原來一頂呢帽子掉在高瓦爾大夫底屋子裏了。我返身去取了呢帽，他向我又笑了笑，我走出房門，那對面窗格子的玻璃上，清清楚楚照出了我底一身青嗶嘰的西裝。

原书空白页

蕙 靈

蕙靈，我底蕙靈——唉，我真該死，你那天不是告訴過我，你執筆時最不喜歡學洋派加上甚麼‘我底’嗎？平日叫順了口，筆上也不知不覺地寫起來了。蕙靈，你也得可憐可憐我，我要一年後才能這樣地叫你一聲，何況我這到處漂流的浪子，明年還不知有沒有勇氣能回故鄉，見得着你？蕙靈，你該饒恕我這次吧。

自從你走後，我一個人歸來，真是感覺得異常寂寞，我這屋子又大又冷靜，平日有你常來還不覺得，你走後，我真覺得異常空洞；加以連月又是陰

雨，天空好像是蒙上了一床灰白色的厚被，令人吐不出氣來，這宇宙真是沉悶枯寂到了極點。

今早我八點鐘才起來，也沒到海濱去，一個人冷清清的，誰還願意到那些地方去？記得前天我因在屋子裏悶得發慌，換了溷水衣跑到西沙灘上去，那帶洋小孩——你叫他做洋迷迷的小孩——的老媽子仍坐在那棚下，張開着那張寬嘴，一手携了小孩，笑嘻嘻地向我點了點頭，她問我：“你今天一個入來？”我只好也裝笑臉點了點頭，黏黏糊糊地應酬過去，那小孩也作怪，不住地叫：“蕙，蕙，抱……我……去……”那隻肥白的小手，在陽光中上下交錯地招展着，我心裏覺得格外空虛，像掉了一件東西似地，說不出是甚麼味道來。走到我們平日休息的那棚下，徘徊了一回，潮水依然是一下下地拍岸，兵艦依然在海中靜悄悄吐他們底黑煙，小鳥仍是羅列着，可是，你睡在那沙上的痕跡，早已被潮水洗得無影無踪。我也沒心腸再溷水，終於留了一身乾燥的溷水衣跑回來。

回到屋子裏來，想看書也沒有甚麼書可看，只

好靜坐。在那沉寂的空氣中，我想起我們兩人的離合，就好像池塘裏的浮萍，我們不過這千萬個浮萍中的兩個，偶爾被風和浪的戲弄，忽然飄流到一塊來。而今你又飄走了，我將來又不知會飄流到甚麼地方去？更不知有沒有機會我們會再吹到一塊來？前路茫茫，誰也不能預料，然而儘這兩個月的聚合，蕙媛，已足夠我們一生的追味和依戀了。

說到我們底會合，真是偶然。那是一個月色皎潔的晚上，我獨自步月到與燕埠同名的山上來，在那宇宙奇潔的石船側，忽然遇見了你，潔然好像潔潔，但我却不敢招呼。那不能不感謝造化，你底手帕竟會吹到我底腳上來，不然，我便永沒機會和你認識，更不會知道你就是我兒時的隣居。蕙媛，那一剎那真險，若是當面錯過了，以後更有何潔會？可愛的是這一剎那，可恨的也是這一剎那，沒有這剎那，我現在也決不會嘗到別離的苦痛。

那晚上我們底談話真是痛快，月色格外明亮，好像助長我們底談鋒，海水一點不動，也在竊聽我們底清談，燕埠全市在我們蕙媛之下，芝島像一朵

靈芝波動在清涼的月色中。你時而談到人生，談到文學，談到故鄉的鯽魚，談到兒時門前的袖柳和游伴，我們多談一件兒時的逸事，好像更進一步地親熱。蕙靈，那天我也記不清我們談了多久，下山時好像月影已從石凳下移到了山坡。

我不素一人來燕山慣了的，那山下馬路的巡警，似乎認熟了我，那晚上他見我一人上山了半天，忽然伴着個如天仙的你下來，似乎很驚異，時時望着我們，以後那山上常有了我們底足跡，他才停止他底目送。現在又只我一人了，我若上山，想他定又會覺得驚異。

第二天我便會了你母親你姑母，我們說起來都是熟人，蕙靈，你記得你母親初次見我。她不知我是甚麼人，後來你告訴了她，她不禁失聲道：“呵，原來是個少爺，八九年不見竟長成了大人！”這句話至今還縈繞在我耳內，你母親說時那副慈祥的面孔，我永遠也都不能忘。我在外漂泊七八年，多久沒有得見慈母底音容，你來燕地一趟，却有母親伴着你，蕙靈，我真是妒羨。

你姑母也真好，你們住在她家裏，她待你們如自己人一樣，我到她家，她也從沒待慢過。你和你母親走後第三天，她還打發人送了我一隻煮好的母雞，我因為你走了懶得出門，幾天來還沒到她家去道謝。

你母親到底是到日本去過的，不和一班守舊的老太婆一樣，不喜歡青年男女有正當社交，因此我們才有這兩個月的甜蜜生活。

蕙靈，記得我們月下的海濱散步嗎？那才真是神仙生活！有天是十五的晚上吧，燕埠全市正籠罩在銀灰色的月色中，潮也非常大，拍岸有丈多高，浪花亂噴，濺到岸上，月光把牠們照得如一堆碎珠。你還笑說：‘那是有人在岸上往上撒珠呢？’光陰如電，到那個月圓的時候，你想已到家了，我又不知會漂泊到甚麼地方去？

東山看日出，是燕埠八景中，頂好的一幕，那也是你最高興的。日還未出之先，便有一些紅雲和紫雲佈滿了天空，東方好像美人喝得大醉，紅了半邊，照得海水都有些醉意。一輪紅日，看牠從那團紅雲